

「滑」學習 演化？退化？

◆ 文 / 閻雲 臺北醫學大學校長



中國白話文大師胡適曾說，讀書須有四到：「眼到、口到、心到、手到」。然而，在以行動載具風行、手機幾乎是無所不能的觸控學習世代裡，要如何做到眼、口、心、手的四到合一，當手機沒電至少大腦不會斷電，倒是現代教育工作者需要深思的一大課題。

前一陣子負責教學，帶著實習醫師們一起去看病人，在走廊上邊走邊討論一些醫學問題時，每當我問他們一個問題，只見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動作——動作一致地自口袋中掏出手機，手指迅速地滑過，速度非常之快，幾秒鐘之內都能說出很多的答案。

看著眼前這一群滑手指世代的新新人類，不禁讓我想起我們唸書時，也是這樣的情景：當老師問我們問題時，我們同樣地忙著找答案，但從口袋中拿出的卻是一本《華盛頓手冊》（Washington Manual），這是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的手冊，我們總要翻一下才能答出老師要的答案。

翻查《華盛頓手冊》的速度，自然無法與滑手機相提並論。同樣是針對老師的問題找答案，方式的差異會導致什麼不一樣的學習效應呢？

於是，我做了一個小小的測試。幾分

鐘之後，我再問他們相同的問題，要求他們不能看手機，結果竟發現學生們變得很健忘，剛才看著手機答出的答案，現在卻因為少了手機的輔助，多數人的臉上出現的是一片茫然，甚至還帶有小小的尷尬神色。

這個情況讓我深有感觸，現在的學習方式真的與過去大相逕庭！在我們的年代，手機不普遍，都必須去翻查紙本資料，在翻查的過程中，或許十分繁瑣、不方便，但就是因為有來回翻查的過程，腦袋也同步思考，繞了地球幾圈，還包括整理與記誦，不知不覺地加深了印象，也就記了下來。

現在的年輕人幸運地生逢科技發達的時代，在滑指之間，幾秒鐘即可將幾十年、甚至幾百年的知識融於一個畫面之中，然而衍生出的問題是：「當手指滑過，是不是也春過了無痕呢？」如果知識全來自手指運動，少了動腦，沒有在

腦中停留片刻，由於速度太快，自然也缺少了整理與思考的機會，這樣得來容易的資訊，是不是也會很快地失去呢？

將手機用於學習，自是無可厚非，畢竟一機在手，在查閱資料時的確有其便利之處。然而，我認為「手機」在學習中，應該扮演的是人們大腦附加的小腦，但是現在的學生們竟把小腦當成大腦來用，腦袋裡沒有了貯藏室，而這樣的過程對於學習而言，真的是一大損失！

誠然，每個世代都有一個屬於他們的學習方式，我們也不能夠太苛刻於這一個現象。若依照我們過去方式，要寫出一篇立論恢宏的文章，可是要經過非常長的時間進行蒐集資料，歷經旁徵博引、同中取一等過程，耗費的工夫可能是今天年輕人的十倍。

可惜的是，在享受電腦與網路帶來快捷與大量的資訊之際，年輕人往往被動地受限於不費吹灰之力得來的知識所給予的一切，而無法自其中繼續挖掘。

就我觀察，現代的學生有一個共同特徵：易「博」，但不易「雅」，將外在的知識再內化、深化；相較之下，過去的我們能夠「雅」，卻不大容易「博」，因為要達到「博」的境界，還要投入許多的時間才行。

因此，胡適曾說的讀書「四到」，「手到」在今天應該改成「滑到」，而如此的「滑到」學習方式，在未來的世界，必將賦予讀書「四到」更廣泛的意義。

現在的學生使用「滑到」可能比他的「眼到」還來的快，先滑到，再眼到，但是口到與心到，可能就來不及到了。

至於這種學習方式會不會對我們的年輕學生們造成障礙，值得教育工作者探討。

曾幾何時，觸控學習已成學習的新潮流。在滑學習的時代裡，考題是不是也可以變成滑行的？此外，教學的硬體設備也受到影響，因為所有的課程都在網路上，大家只有上線就好，不必再找地蓋校舍了。

當學習本身改變了，課堂上的面對面，已愈來愈次要；至於是在宿舍或在看電影時順便滑學習，也都不是重點了。

我認為滑學習最大的好處，是創造了更大的想像空間，並且充分的彈性運用時間，在這一點上，老一輩的教授也不得不認同，即使對學生滑手機找答案的學習方式仍是深不以為然。

所以，我教現在的學生總喜歡採用猶太牧師的方式，當猶太人去見牧師時，牧師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給答案，卻會以啟發式的提問：「那你說呢？」、「你怎麼想？」、「是這樣的嗎？還有什麼呢？」，要求信眾自己去找答案。

當手滑過之後，思考往往未同步，若能經由再詢問方式啟發他們思考，他們反而會自己去找答案，畢竟他們自幼受網路薰陶，資訊唾手可得，好奇心也重，如果直接給他們答案，很可能像手指快滑一般，得來容易，去的也快。

我們只期待新世代的醫師與科學家們，在成長過程中，當他滑行手指時，要滑得慢一些，將心思放得多一些，不是滑過就算了，還是要將這些滑出來的知識放進心中咀嚼一下、比較一下、分析一下，不要哪一天手機沒電時，大腦也跟著當機。（整理／趙慧珍）